

施氏家風述略

第二函
第四冊

序

太史公作史記首反覆於五帝之繫姓宗統之重繇來尚矣後世祖日遠人日繁遠則易譏繁則易踈勢也則譜曷可以不設哉宣城之施江以南甲族也愚山先生修家乘曰家風紀略自高祖養默公至曾省公凡四世而旁及伯叔氏與閭閻之懿範美夫何施氏代有奇士哉董文敏云天下無奇人田夫村婦有至性至行便是奇人今觀施氏之家篤孝純悌守廉潔貞苦節者何其多也曾省公生弱齡耳甚愛於王父母嘗抱置懷中食之肉公退見母吳夫人食惟鹽菜因泣後王父母召之食跪辭曰兒自欲隨孃食王父母感其意遂併賜肉曰新婦有孝兒吾家其興其他家風率類此而父祖之督子若孫亦多過嚴惟名義之是勵蓋惟恐其失墜矣昔王休徵以孝聞在魏已登三公封侯而為晉太保溫太真乃心王室然絕裾有遺譏焉甚矣忠孝之難完如此今先生家著大節者炳炳而門內行具不遺豈不為東南衣冠士族之宗乎哉先生古君子也起家服官典常具在乃自署其書則曰施氏不才子某輯錄此非過謙辭也夫唐虞何世伊姚何人而其君臣往往舉母若丹朱元首叢脞以遞相誥誡何故先生蓋凜乎隕越之是懼總毋敢

忘父祖過嚴之意爾余家先世亦多積善以謂當有慶而卒罕興後之人其孰能以先生之心為心孝經之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亦可思已先生之書成屬先舒序序已敬手錄一冊奉為家範將以自警且傳示子孫武林後學毛先舒頓首拜撰

施氏家風述略

宣城雙溪里施閔章輯錄

施閔章曰夫子若孫之於祖考諱名禮也其不諱何居曰志傳也不稱先則無述稱不以名則無徵自我而上嘉言懿行耳而識之者四世矣愬先人之名不彰故具見焉

高王父養默府君諱志和字大順郡學生

養默公曰涉羣書不廢鉏耰與里中錢懷溪宗伊善同遊郡校一日錢買布歸公讓曰耕織相須婦不織而求諸市矣婦為錢大慙以督家人自是機杼聲札札矣公儒生言出成俗時稱和四官人為聖人蓋里語相呼以名次公諱和行四云余族居雙溪若比櫛養默公初治樓居棟宇既定其宅我後者心嫌偏壓莫敢言公聞之曰固吾地也如族人頻感何遂徙前丈許久之後宅火天正北風樓檐如列炬先大母吳太夫人哭禱於庭曰天不錄先公徙樓讓族之德乎何并及也俄反風滅火長老為之語曰居仁恤族讓地留屋樓至今存

曾王父諱尹政字民悅郡學生是為思默府君

思默公督家嚴峻稚子數歲戒勿狎羣兒或謂情不堪何公歎曰我牆屋四隅當如四大海隔迴俗流那可與閭巷兒齒校

公訓敎家人率三令先子初就外傳督早起既連呼三日後拂曙未起公疾呼即就榻鞭之是夕浴鞭痕被體先子故孱稚貢夫人泣讓公曰止此一孫甯能從公作若敖鬼耶公攝淚曰撻輕則易犯數則傷恩吾之憐愛甚於若婦人自是昧旦輒驚起他所教督皆不肅而成公讀書日課五六十葉性理史鑑諸編某日讀某日溫筆記井井又手抄日三十紙所用皆三錢羊毛筆先子少時嘗從筆牀中擇取其一禿不中書然公字畫適楷無一潦草

觀此則我輩所市湖筆動費三四分橫用如帚全不憚惜皆先世之罪人矣

先君少酷貧十餘歲時買新交錢竟樵索益一錢固爭不已公出命益之先子謂交約前定無增理公怒命益三錢既退誠之曰士貧有志量奈何等樵子不直一

錢

案公持家甚儉持大體若此

公止生一子為允升府君從祁門陳九龍先生

諱履祥字文臺一號九龍羅近溪先生高弟

講學四方

公嘗稍病之曰道在門內若奚往間夜坐侍飲偶有諮辯往復娓娓遂盡酒數斗

一日九龍先生至公與語大相得喜曰能如是孺子可從遊矣陳亦雅服公不言而躬行稱一門鄒魯云

王父中明府君諱鴻猷字允升郡學生學者稱中明子

中明公性慷慨豁達急人困乏不問有無而布衣芒屨揖讓公卿無媿色出則徒步百里與同人講學賦詩歸則客滿四坐絃歌不輟

公嘗語子弟曰大丈夫當義讓千乘不可妄費一黍仲子少時剗一柑為燈見則怒叱之曰孺子毋暴殄天物公居遠館而父思黜公年五十七暴卒不及訣飲痛終天嘗過親舊祝慶輒私歎曰吾父乃不得六十慟哭而反

郡太守金公

諱礪字大阿號南西華進士崇尚理學

到郡博訪學行方正之士四人宣城則允升

公章仲輔羅達生太平王心印延入北樓講學謂之高齋四子公最被禮異事多咨度歷數年所言人無知者金公恆謂施子匡余不逮吾布衣交也

公叔祖畔松府君諱志穆無子遺產千餘金又出貸於人者近千金悲為公有公冢孫無兄弟義不可為後又念族多貧人以遺產為義田其時畔松公四喪未舉三女未嫁公不鬻產而議收其責完諸費諸債人謂絕戶債可負郡太守金公礪

廉知之想為公累也檄縣案債人有一寡子跪要於道叩頭丐免公問所負不十金遽折其券明日親舊無豐約皆踵門肉袒請義讓公自詣縣寬攝繇是無一償者累獨歸公金公難之曰生無百金之產而為范希文宰相之事詳見義田記公見高齋講席時先府君以童子應郡試金太守問名對曰豚子自有試牘草莽之名不敢上達於諸侯

公居思默府君喪有府君舊友鄭翁不吊既殯鄭至公哀經候門鄭赧然自陳卧病失禮不知所贖聞郡太公善吾子頃頒穀貸生幸為我地公敬諾侍坐具食旦日詣郡學博如鄭請或曰彼不赴先公之喪而以私乞父執云乎哉公曰是貧且病吾以先子之禮禮之故者無失其故也

九龍先生及門八百人以公及汪惟清先生為左右手公疾篤九龍籲天延請以已算語具先生年譜中公旋愈而先生明歲廷對卒京邸公聞之如喪考妣哀經迎櫬又推從師至葬衣冠於雲山作祠其側言及則流涕每歎曰先師實假我年敢不畢力以大張師學

公受業九龍先生貧無贄自後門人贄公皆不受歟吳允齡大年允清肇一贄具

多儀辭九龍笑曰是不貧可受也時焦翰撰茲方葺依仁齋乃受而落之

公後母貢夫人性篤慈公少時嘗以事忿懣往哭於所生母杜夫人墓前人謂磯後母夫人弗按也及公覲危疾食不進貢夫人療救百端至屑魚肉和糜以匙哺之久更體肥然貢夫人竟無出公嘗泣曰天乎吾母何負焦翰撰手書嘉之曰孝慈柯則

公少治舉子業月集數人會東溪或值會主饌公自攜榼擔壺漿行於市而其文援筆立成向暮會罷諸友共挈壺榼行歌相答有舞雩詠歸之樂

王君慧中年未舉子妻勸納媵苦力絀妻曰盍以告爾友施允升王笑曰施不貧乎曰試語之必有笑語畢而公至王大笑具舉其語公撫掌曰若知我不如邱嫂也請見嫂戒勿虐媵即日會告所知有力者張翼真先生嗣達輩區處成之卒舉一子

公善羅達生兄弟一日聞牆兄忿將遠出詣公屬家事公讓曰誤矣君何之殭之偕歸會其家人解譬繼之流涕羅兄弟乃相抱哭各謝罪公曰是當薰以元氣於是留三日聚族講學鄉人咸聽感焉羅兄弟如初

吳夫人手織布數疋公鬻於市歸值東鄉人塗哭蓋質衣而遺其金者曰吾妻將買木棉而織得羨為活今凍飢死矣公遽贈以布金不受強納之泣拜而去

公與人講論期必為聖人或問公去聖人幾許公曰不敢直居聖人只不甘為禽獸曰不禽獸便聖人乎公曰人禽之異幾希中間更無地步

公學以見性為宗以同人為大嘗言吾性既盡直見千聖無不同之道吾善既明當使天下無不明之人嘗卧病與人言性理力辯不倦或以病勸止公曰學不辯不明明性而死死亦無憾甯都張學貫唯之受業於公為先大人寫照公題其上曰爾父好名爾又甚焉端坐以思孰為永年

公將易簀先大人跪請遺言公不及家事以手畫其掌中曰去門面心蓋其鞭心向裏篤尚閭修皆此類

一親舊子數歲蓄私錢父矜其慧黠公戒曰子弟當使知禮義一蓄私錢則終埋阿堵中吾不欲子孫若此便應撲殺時家叔父五六歲先嘗取碎鏹少許聞之大慙遂散與羣兒

曾大父繼室貢夫人年幾八十公治狸首得南陵魯行素先生所蓄蜀材俗謂之

沙版者魯為大父同門友誼不計直貢夫人力拒曰吾翁姑以上數世皆常木吾何敢以婦人破例卒不用

大母吳太夫人嘗庖一瓜既熟苦不可食大母獨不忍棄曰吾本苦人故甘苦味家臨溪時時戒家人惜水然貧媼娶婦告急則餽餉不絕

余家豐歲糶穀不過二三十石爭糶者盈門以吳太夫人權穀常贏也又詢知其來遠每石手益數斤曰聊充塗飯

族有翼人被訟罰贖金四遂鬻一女吳太夫人見之流涕語閨章曰若異日在官勿受此驚兒女錢閨章泣識之官山左江右十許年皆謹守太夫人之戒

廢惟貧人必當矜免余在豫章見廖氏以縣尉索一金鑑死南鄉民誤殺其子官勒贖十二金鬻妻不忍去遂夫妻自沉嗟乎為民上者危矣哉

里中通家子堅負吾家多金叔父正匱乏具錄其本末將白於眾吳太夫人覺之呼曰若將訟某氏乎其父與爾翁好友也奈地下相見何叔父瞿然遂不校

贈奉政大夫按察司僉事先考諱警字曾省一字述明

僉事府君生數齡早慧甚愛於王父母嘗抱置懷中肉食見母吳夫人食惟齏鹽遂飲泣爾後王父母召食不赴曰兒自隨母食繇是得併賜肉曰新婦有孝兒

府君恒語子弟曰凡為人必為有父之子為文章必為有師之弟子今人賢已傲物恥蹈規矩率意操觚妄自雄詡皆無父無師也

府君少同仲弟

名譽字次仲別號砥園

出並新衣暮歸輒舊服侍客退謂弟曰衣雖布絲絲

出母氏若弗易視也是時吳太夫人寒燈夜織染色成衣不假他手故府君終身痛之

府君性不勝酒婚之夕姻族既散館客數輩大父留更酌府君侍坐將夜分大父遣之不敢去是時客皆善飲顧笑曰新郎君獨醒耶彊屬一滿觴府君起立固辭不能滿大父怒謂拂長者叱之府君跪謝客起而請之猶退而跪於寢門大父歸卧內惻然掖之起曰孺子執禮過矣

吾母馬太宜人初來歸裝遣約素紅綢衾止一具府君遽撤以奉父母其他器物一無所私嘗出遊展席再拜曰累卿并曰善事吾老母居家禮接肅然出經宿相見輒揖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允升公不治生產府君童年當戶畫給人事夜讀書至丙夜母夫人切責之漏下二鼓輒就枕假寐需母夫人寢罷復起默誦以為常又貧難購書所讀皆整潔若

未觸手試之多聞記嘗書杜詩副紙云學者喜評杜集以吾一日之見盡古人終身之詣多恐其不知量也不若存而讀讀而思異日厭羨更換賞心更遠

府君承義田之緒經紀死生百費出稱貸田租歲入悉抵子錢繇是舊業垂罄傷先志闕墜嘗中夜撫膺起行庭中仰天歎曰但使七尺長在聿修祖德非我其誰哉未數年義塾義倉手構落成歲時收卹宗黨無告為之舉火者嘗數十家

府君居父喪水漿不入口數日蓋杖而不能起母吳太夫人強之粥始啜粥既殯為位朝夕上食如生者三年輯父遺草皆跪而書之日陳几筵

案此藁藏雙溪萬樓順治乙酉兵起

書軸籍散缺痛無所贖矣

天啟改元大水平地深丈許允升公柩厝淺土府君乘筏省眎水拍殯宮汨汨然輒哭曰兒罪當死歸而登樓憑望哀號竟日

正月十五為允升公諱日府君白衣冠哭祭後或接遇姻族竟夕不見齒終其身如一日君子難之

允升公木主在寢室出告反面凡事皆然赴試郡邑歸即夕錄卷跪呈木主前然

後就寢

今子弟試罷醉卧晏起父兄索其文有堅匿不出者矣

府君長仲第十歲

即今叔父砥園

嚴督如父師仲弟亦父事之每對客語笑聞府君至則

矍然斂容而止一日昧爽下揚州弟卧不及送府君書片紙壁間以不能禮教子

弟引罪自責弟之慙愧甚於夏楚

府君少貧勤嗇然囊篋筦鑰悉與弟共之弟自取用不復問公自衣布而衣弟以帛曰若少年且出遊也歲乙丑遣弟讀書陽羨會夏杪進新穀網池得魚方與客對食忽念弟曰吾弟出門時魚甫長二寸今盈尺矣弟尚未歸也遂嗚咽廢箸

府君緣義田坐累乞貸於父執有力者數公既許而終靳蓋以孺子難之公泣歎有詩曰貧修祖德吾憐我世篤心期客是誰卒重傷父執絕口不復言

所居雙溪有李橋石斷見一病人躡雪蹣跚輒掖歸旅次卧以重薦手進酒薑詰

旦天霽叩頭去曰公實活我後數日更易橋石至今賴之

又多蓄藥餌活貧人無算

府君好義甚勇久益窘感大書屋壁曰要為天下奇男子莫作瞻前顧後人又銘所讀書帙曰志大無量當死塢壁間

允升公既不及五十吳夫人五子又連殤其三日數號哭府君長跪泣諫哭不已不起哭已不食不敢食平居侍養眎色稍不豫若負重創必得解乃已日者言吳

夫人年不得六十府君心憂之嘗夢中嗚嗚泣或大呼驚起既而母病不受醫馳禱九華山神出心詞默誦之吞聲蒲伏良久客掖起淚沾雙袖蓋減已算延母也及歸而母病愈後二年府君卒

閏章三歲失母又病疴鞠於吳大母憐愛甚八歲時與村兒相詬府君批頰赤痕憤起曳歸索杖大母以身護之猶撲其首大母怒而推出曰止此一塊肉可撲殺遂大哭府君跪謝移時不令起自後不復見撻猶恒私勅之曰若復不率吾不撻爾於家吳大母亦日夜戒勿犯爾父終父之世無敢嬉爭

府君督家整肅呼子弟有怒色無敢不跪及一事合禮未嘗不亟許之奴僕晏起則命杖力役若必勞以酒食病卧診視晨夜必親拊若骨肉故法嚴而不怨奴皆樂効死力

閏章初就蒙師府君即授孝經曰此千古聖賢大根本大父允升公嘗客於富人某氏麥秋索嘗麥主人為益精饌其少子不食私語人曰麥當飼豬大父聞之歎曰是兒必餓死富人子連喪父母家盡落久之藍縷過門府君具食盡麥飯一盂贈錢百閏章兒時在側謂丐人無客禮府君曰此十年前素封子不肯飯麥者也

小子識之

府君嘗書扇示仲弟云聞之王考曰牛任耕馬任乘於人多功也然服輓結勒煩其羈絡重以鞭策若夫豬則異是豢養休息猶恐或擊之豈愛牛馬不豬若哉所用者異也夫使愛牛馬與豬若也則亦與豬同宰割已耳豈牛馬之所樂哉今我與弟幸生禮義之家與聞孔孟之學父兄師友交相責重者玉成之也其降乃氣虛乃衰殫乃心悉體之母違予不德惟恪守先訓以遺吾弟其毋墜厥緒予用稍道厥罪汝惟慎哉

天啟丁卯仲弟用七藝錄遺受知督學賈侍御補邑諸生府君署柱聯云誦鼎上辭長願景行正考父任天下事可能遙揖范希文後以酒坐違言觸客輒跪之先人寢室數而杖之曰吾不幸長一日此先大人所遺以杖汝者杖訖復悲涕露衣弟痛悔不敢恨

今世俗以杖弟則闕牆操戈矣嗟乎痛哉

府君督弟雖嚴友愛逾篤每事相諮度同心合志自謂兄弟知己恐年壽不齊嘗

月下相抱而哭願生生世世為兄弟

今叔父每述此語未嘗不流涕

府君不恥布衣會歲歉布貴而質庫所出帛衣大減直或欠衣帛便答曰自布而

帛也易自帛而布也難

崇禎己巳三月府君病革夜呼弟抱之起坐索筆書曰天不啟吾宗三世無中壽
吾又早亡學不究志後死者勉之有頃轉頭語弟曰以先人之德當有興者吾弟
才可一第然汝性過剛不第吾更無憂又為不孝閨章請遺命曰此若子也蒙養
惟正家教惟嚴母使我有不肖之子

二十二日昧爽移卧正寢枕弟之肩臂召親故訣別俄息微若瞑弟亟呼之覺曰
吾方小睡若又醒我問有夢未曰無之俄歎曰鬼神之說虛矣死而有魂吾臨去
先大人當一臨我既而又瞑不敢呼遂絕

府君嘗夜行金陵道拾足綾需其人還之不可得旦日又持至其處既終無還理
會逆旅親舊製衣強治一袍弗衣也既歸母夫人意須帛材問有帛否府君大悔
曰孝子聽於無聲綾即無所歸何不遺母氏乃購帛奉母而終篋其衣不御府君
既卒家叔父痛甚殮必以綾家人出前衣請用之叔父捧衣哭曰此吾兄生前所
飲痛也死復何忍遂大慟更製綾袍時父執王台文先生諫止曰喪稱家有無尊
兄性不帛盍遺以安乎叔父叩首謝曰固也長者所教不違吾兄之素也吾兄不

衣帛而以帛衣我吾聊以贖吾痛也言訖復慟絕於時殯親內外無不雨泣族貧人婦有醜聲宗正撻其夫不服召府君至曉譬以禮法立受杖出其婦金贍宗正所其人性獷悍後相遇於塗必呼而禮之其人恚不應益霽色款洽久之府君請於宗正曰某既出婦則既從宗法矣其室不能繼宗人之憂也且有棄婦金在盍稍益圖之於是娶婦大勝舊且時教以刑妻之道府君卒未殮暮有號哭而入者搏顙流血昏仆於地燭之則向所強撻而出其妻者也其治人而人感服多如此

府君之歿也叔父執兄喪過愛有聖書於地者眎之殷赤始大慟曰如母在何用稍自抑既除服而哀不衰每歲諱日祭必哭上酒食必跪閨章泣請曰此或非兄弟禮叔父哭曰非若所知也吾生而父事之歿不敢易也恒語所親曰吾少也不馴先大人又講學四遠非兄之嚴則愛不能行教非兄之愛則教不能革心兄有勞先我美衣食推我吾患瘕年餘兄忘眠食藥我小有過則撻我既撻則涕泣愈益憐我我有一善則獎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兄也是以終身父事之蓋有不及無過也閨章將就外傳叔父慎簡人師時水陽王夫子諱念祖先大父同門友也性